

學海軼聞趣事(九)

● 李梅山

三代四傑名列辭海

陳寶箴，兒子三立，孫子衡恪（師曾）、寅恪，一門三代四傑，俱名列『辭海』，實是罕見。

陳寶箴（一八三一—一九〇〇），江西義寧（今修水）人。清末維新派。在湖南巡撫任內，與按察使黃遵憲、學政使江標倡辦新政，舉辦時務學堂，算學堂、武備學堂、湘報館、興修水利，開闢公路，設礦務、輪船、電報及製造公司，奏荐譚嗣同、楊銳、劉光第、林旭、梁啟超、熊希齡佐新政。戊戌政變，百日維新失敗，康梁出亡，六君子殉難。陳寶箴被蒙上「濫保匪人」罪名而革職。其子三立署吏部主事，侍奉佐父，亦被革職，永不敘用。父子罷官後，同歸南昌，在西山下築室靖廬。一九〇〇年四月，三立遷居南京，至六月廿六日，寶箴突然死亡。行狀中對死因是諱莫如深的。其實是慈禧太后下了密旨，賜陳寶箴自縊而死的。

次年三立祭掃父墓有詩曰：
「孤兒猶認啼鴉路，早晚西山萬念存」。

也多少透露其父死於非命的信息。

陳三立（一八五二—一九三七），近代詩人，室名散原精舍。光緒進士出身。戊戌政變後，絕意仕途。辛亥革命後，以遺老自居。他是同光體主要作家，好用僻詞拗句，令人費解。有『散原精舍文詩』及『散原精舍文集』傳世。

陳衡恪（一八七六—一九二三），近代畫家。陳三立之子。字師曾，號槐堂，朽道人。曾留學日本。歸國後從事美術教育。善詩文、書法、金石。

繪畫擅山水花果，有沈周、石濤、徐文長筆意且有所創新。作北京風俗人物畫極妙。齊白石初抵北京，蒙陳師曾指點，開創自己獨特風格。師曾在中日美術交流方面也出力不少。師曾死於時疫，梁啟超說是中國美術界不可彌補的大損失。陳著有：『中國繪畫史』、『中國文人畫之研究』、『染室室印存』等書。

陳寅恪（一八九〇—一九六九），現代史學大師。陳三立之子，師曾胞弟。曾任清華國學研究所導師。任教清華、西南聯大、嶺南、中山等大學，並講學英倫，為中央文史館副館長。精通

多種文字，學識淵博，與錢鍾書均為清華通才。對魏晉南北朝史、隋唐史、蒙古史、梵文、突厥文、西夏文、佛教經典，俱有精湛研究，見解精闢，持論謹嚴，蜚聲國際學術界。

晚年失明，仍著述不輟。著有：『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』、『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』、『元白詩箋證稿』、『柳如是別傳』以及『金明館叢稿』論文數十篇。寅恪歿於十年動亂中。

文史界巨人陳寅恪

陳寅恪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是非常之高。因為他常常可以解決外國著名的學者亦不能解決的問題。有一次，蘇聯學者在外蒙古發掘到三個突厥碑文，紛紛研究，均不懂不通，後來請陳寅恪先生翻譯解釋，各國學者同聲嘆服。

唐德宗與吐番之『唐番會盟碑』，許多學者，如法國之沙畹、伯希和等人均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，經陳寅恪翻譯，也使國際學者滿意。關於陳寅恪在國內外學人眼中的聲譽還有這樣的一段故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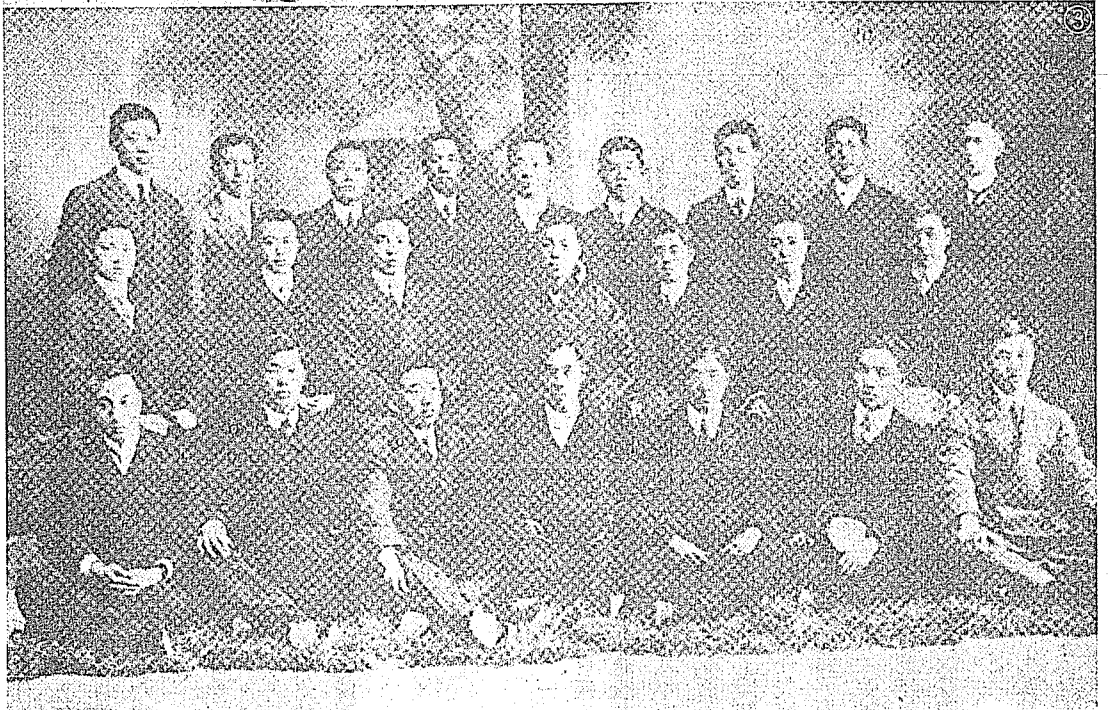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三年，日本有一位叫和清的史學家（



①民25年陳寅恪攝於北平。

②陳寅恪夫婦早年與長女流求合影。

③江西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合影，三排
右一為陳寅恪。



曾任東京大學東洋史料主任教授和天皇御侍講)從我國東北拿回一張古地契，說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時物。有一次，一些史學家在「東洋文庫」吃飯，在座的有日本大史學家白鳥庫吉(人稱他是日本史學界的太陽)，還有中國的蘭文征(陳寅恪的學生)，大家互相傳閱那件地契，贊不絕口，無甚異辭。當時白鳥對蘭文征不稱教授，也不稱先生，而稱君，似有輕慢之意。當地契傳到蘭文征手中時，蘭判定其非明物，而是清光緒時物。白鳥聽了很驚訝，請他再仔細看看，蘭說不用看了，這紙是清末流行的東北雙鈔紙，又厚又粗，不是明紙，錢的單位是用「吊」而不用「貫」，或「緡」，亦非明制，地契的格式為清末以來通行的格式……白鳥點頭蘭認不認得陳教授，蘭故意問是哪個陳教授，白鳥說：「是陳寅恪先生」。蘭答：「那是恩師」。白鳥一聽，馬上隔桌伸出手來……據白鳥自己講，他研究中亞問題，遇到困難，寫信請教英國學者，復信說，可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，而柏林的復信則說，應請教陳寅恪教授。當時錢稻孫在日本度春假，說可以代為求教陳先生。錢的春假未完，陳教授的復信已到，問題迎刃而解。白鳥說。如無陳教授的幫助，他可能至死不解。

目盲身殘堅持教學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抗日軍興，適逢陳寅恪父喪。他料理完喪事，攜家倉惶逃離北平，幾經輾轉，得至長沙「臨時大學」。不久，南京淪陷，長沙吃緊，「臨大」又決定遷往昆明。於是陳寅

恪攜全家再登程西行，經廣西、抵香港。因夫人唐實心臟病發不能再走，遂於春節後隻身取道海防到雲南蒙自「西南聯大」文學院授課。到蒙自後即染瘧疾。這時他的藏書，悉被「長沙大火」燒光。在蒙自時，他即開始患目疾。一九三八年秋，「聯大」文學院由蒙自遷經昆明，陳寅恪亦隨院移居昆明，授「兩晉南北朝史」，寓錠花巷青園學舍。一九三九年春，英國牛津大學聘他為該校漢學教授，約他去英一面講學一面治目疾。陳於暑假後離昆明赴香港，擬全家赴英。到香港後，適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未成行。不得已九月再返昆明，仍任昆明西南聯大中文、歷史兩系合聘教授。這時，他經滇越路運出之書又全部失竊。一九四〇年暑假後，他再赴香港等待赴英時機，並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。一九四〇年十二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本侵略軍佔領香港，陳寅恪「只好空坐家中半年」。這期間，他生活十分困難，常將衣物換食物，但拒不接受敵人的所謂「關照」。有一次，日本憲兵隊奉上級命令，派憲兵送去好多麵粉，但憲兵們往屋內搬，陳氏夫婦就往屋外搬，堅決不食敵粟。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在一個暴風雨的夜裡，陳氏一家逃離香港抵廣東，六月未抵桂林，在桂林留一年餘，任教於廣西大學。有「癸未春日感賦」抒懷曰：

「滄海生還又見春。豈知春與世俱新。

讀書漸已師秦吏。鉅市終須避楚人。

九鼎銘詞爭頌德。百年鹿羈總傷貧。

周妻何肉尤吾累。大患分明有此身。」

一九四三年秋八月，由桂林啟程北行，途中

倍歷艱辛，年底抵達重慶，應成都燕京大學(即原北京燕京大學，抗戰兩年後遷成都)之聘任教於該校，並仍任中央研究院之職。至一九四五年春，終因生活艱苦，得不到必要的營養，雙目幾全失明。同年舊曆五月十七日，他吟「五十六歲生日三絕」詩傷其不幸遭遇。第一首云：

「去年一病目實已死，雖號為人與鬼同。

可笑家人作生日，宛如設祭奠乃翁！」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投降，這時陳寅恪的心情，可於「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」一詩中見之：

「降書夕到醒方知，何幸今生見此時。

聞訊杜陵歡至泣，還家賀監病彌衰。

國讎已雪南征恥，家祭難忘北定時。

念往憂來無限感，喜心題句又成悲。」

戰後，英國皇家學會再約他赴英治療目疾，遂由成都搭航機去昆明，再經印度乘水上飛機去倫敦。但英醫對其目疾終告束手，一九四六年四月，陳雙目全部失明。遂辭去牛津首席漢學教授職。隨後陳寅恪被護送赴美就醫，但在船上即知美醫亦無良策，遂決定不登岸。當時趙元任夫婦等到船上探視他，他初聞趙元任夫婦之呼聲，頓然悲哽，良久才開始談話。一九四六年秋，陳寅恪再回復員後的北平清華園。乃以家中客廳作教室，為學生授課，北大、清華、中央研究院各聘助教一人，幫助他查書抄寫。

一九四八年，形勢急轉直下，十二月十四日

，北平圍城開始，時陳寅恪已在城裡。十二月下旬，陳搭飛機離平南下。先抵南京，當時陳序經

出任廣州嶺南大學校長，邀陳寅恪至該校任教，教學方式仍如在清華園那樣。在嶺南時，當時之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曾「屢電催赴台」，很想他去台大任教，他沒有去。又聞，當其離開北平南下時，梅貽琦曾有意介紹他至香港大學任教，後亦未果。大陸易權後，嶺南大學停辦，與中山大學合併，陳留中山大學任教，受到學生們的熱情歡迎。他在中大一直至逝世。

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時，這位文史學界的巨匠，終於含怨去世，享年七十九歲。

學界奇才十足怪物

北大教授辜鴻銘自稱他「生在南洋，學在西洋，婚在東洋（娶日本老婆），仕在北洋」，所以又自號東西南北人。他精通多國語言，好罵人，與世俗唱反調，見法國人就用法語講法國怎麼壞，見英國人就用英語講英國怎麼壞等等，成為十足的怪物。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年），張之洞移督兩湖，辜鴻銘隨任前往，有一次，俄國皇太子偕內戚希臘王子來湖北訪問，所乘兵艦停泊在漢口，總督張之洞先到兵艦上拜會，以盡地主之誼。等到送客時，俄隨員十八人站在艙口左右，鴻銘立即用俄語對皇太子說：「請殿下命令他們向張督自報姓名，以表示尊敬。」結果照他的話做了。第二天，之洞宴請於晴川閣，鴻銘用法語翻譯，席間俄皇太子用法語對希臘太子說：「晚餐還有約會，這餐飲食應該節制。」鴻銘聽到就以俄語接著說：「這裡酒菜都很衛生，請不要節食。」這時張之洞正吸著鼻煙，希臘王子見

了就用希臘語問俄皇太子道：「主人所吸為何物？」鴻銘立即讓張之洞將鼻煙遞給希臘太子。他們大為驚異。臨別時，俄皇太子將皇冠金錶贈給鴻銘，並且拉著他的手誠懇相約道：「願先生到敝國來作客。」一面又對張之洞稱讚道：「如此奇才，別國也罕見。」

辜鴻銘是廿世紀初期的奇才兼學者，他不僅精通各國語言、文字，而且對於東西文學、哲學、政治的淵博透澈也是前無古人的。據說，他當年住在北京椿樹胡同一座寒素的四合院裡，每日不知有多少國際著名學者光臨他的「寒舍」（辜氏自稱乃火爐不溫之謂），聽他開口老莊孔孟，閉口歌德、伏爾泰、阿諾德、羅斯金，被他諷刺譏笑，如果不服氣和他辯論，沒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大量的句子來駁你，必被他那滔滔不絕的懸河之口弄得面紅耳赤，最後還得拉手賠笑，盡禮而遁。英國大文豪毛姆、日本芥川龍之介都曾嘗過此味。『芥川龍之介集』中『中國遊記』記作者在北平訪問辜鴻銘時，曾詢問辜有高才實學，為何不問世事？當時辜英文講得很快，作者領會跟不上，辜就蘸唾液在桌上連寫「老」字，作者才懂得他的意思。又如丹麥著名文學評論家勃蘭克斯著書長文介紹他。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於一九〇六年十月曾給他一封長信（收到贈書和信後而復信），表示在忍讓、忠恕方面道同的盛意。可見他特別受外國上層人士的尊重。難怪那時北京有人說：「庚子賠款以後，若沒有一個辜鴻銘支撐國家門面，西方人會把中國看成連鼻子都不會的。」據凌叔華『我所知道的檳城』一文回憶

，辜住在北京時，有一次在凌家閑談，他對友人說能背出彌爾頓的『失樂園』的全文，友人不信，且說他是吹牛，於是他就讓友人把原書打開對看，自己滔滔不絕的背誦起來，不多時，上千行的『失樂園』便一字不差地背完，表現了驚人的記憶力，友人們都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他常對初學英語的人說：「學英文最好像英國人教孩子一樣地學，他們從小都學會背誦兒歌、稍大一些就教背詩、背聖經，像中國人教孩子背『四書』、『五經』一樣。」這段話無疑是值得借鑒的。

珍愛女兒不會應酬

王國維逝世後第二年（一九二八年），小小古鎮嚴鹽官街頭，出現了一個十八歲的秀麗姑娘。她髮辮上繫著白絨繩，腳上穿一雙白布鞋，全身重孝。鄰里鄉親見之時常灑一掬同情之淚。她是北平新來的小學五年級的學生王東明，滿口滴溜溜滾圓的京片子。她雖然早已有比其他小朋友根深蒂固的國文基礎，又寫得一筆娟秀好字，但她畢竟還是第一回上學堂，連阿拉伯數字也剛認得。以前住在北平，雖然家中聘有一位被稱作男管家的家庭教師，給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上課，而她還是由父親親自啟蒙點授。這並非不幸，倒是一種十分令人羨慕的事，因為父親正是著名的新史學開山祖王國維。父親認為女兒長大了，讓男教師教不妥。就這樣，王國維親自講授論語孟子給東明姑娘聽，有時候小孩子不免學得馬馬虎虎，背不出來，背了一段忘了另一段開頭。斜躺在椅子上的父親便眯著眼，提醒第一個字，讓

她順順溜溜背出來，可是未必能深深記入小孩子的腦海。女兒常想，父親胸中萬卷書是何等秉賦，爲什麼不曾遺傳一些給女兒呢？東明沒有正式上學時，趙元任夫人、教育家楊步偉曾多次勸她母親送姑娘上學去。可是小女孩子自己也很害怕，害怕自己年紀這麼大，卻什麼也不懂，小同學豈不要取笑她？所以一直挨到返回海寧故鄉才入學。她是在王國維隨羅振玉僑居日本京都做研究工作時生下的。那時，家庭生活相當寂寞，女孩的誕生彷彿林中來了小鳥。王國維十分高興地對別人說：「我們家裡已有四個男孩，現在得了女兒，宛如米裡撿一顆谷。很是難得。」東明小時候，王國維抱的時間最多。

作爲父親，王國維給孩子們的印象總是嚴肅的，從不顯親呢。其實，他心底卻有深厚的戀子情。東明到了五歲，他還不敢給她吃飯食，說是不消化。光餵她稀飯和軟食。這實在是愛得太深切的緣故。東明在外婆家整整住了六年，一次犯癩疾，土方子醫治不好，王國維得知後寫了一封又一封信，催外婆給她服用金雞納霜（奎寧）。

民國堅持留長辮子

王國維的內向情緒時時表現出與衆不同處，有時甚至不可理喻。最突出的莫過於他的長辮。

其實他早年留學日本時已剪過辮子。因始終傾心於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思想的緣故，會時而迸發出些許激進的自由主義思想火花。但也總是一瞬即逝。即使生平不喜涉足時務，但總不斷被捲進政治漩渦。一九〇八年，同鄉革命報人抗辛齋，犯

刑部獄。遞解回浙江後，全省農工商各界代表聯名申訴得脫。此中王國維也積極領銜發動，毫不畏縮。可是辛亥革命後，他的自由主義逆反心理又奇怪地促使他重新留起長辮，一直拖到生命終止。每天清晨微明，他便正襟危坐，由夫人立於身後爲之梳理髮辮。有一天，夫人拿著隻竹篋子仔仔細細地爲他梳了頭髮，再編織起來，不覺說道：「別人的辮子全剪了，你還留著，多不方便！」王國維聽了不吭聲，過了會兒，卻冷冷地回答：「留阿便留哩。」這是海寧方言中柔中帶剛的堅定語氣，蘊含的潛台詞即：「其奈我何！」其實，在王國維不過是如屈大夫的「余初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」，無非是凝固著個性的最低要求，顯示執著狹介的書生品格而已。在清華園中，許多教授的長辮子都被學生的剪子「卡喳」一聲剪下。但王國維導師的長辮卻始終不曾有任何困擾。他的老友采菊村主就曾爲文記載：「余每訪先生於清華園，校僕必肅然低語曰，彼留辮之先生，是此校第一學者也，敬導而入。」王國維常常穿著當時常見的及法布袍子，羅緞短袖馬褂。背後拖著那條引人注目的辮子，冬季他常戴黑色瓜皮碗帽，身上則穿件羊皮袍子。當然，他的衣著不入時，但也不算太古板，倒總是十分整潔。

愛麗園內不盡人意

當年清華園中導師級的除王國維外只有梁啟超、趙元任、陳寅恪三位，都是師生們一致視爲最尊敬的人物。沒有人敢與王國維這樣嚴肅冷峻

的學長開玩笑。不像他在上海哈同花園的廣倉明智大學執教時，那些不過些中小學程度、幼稚非常的中洋公子哥兒與小姐們，根本聽不懂他的深邃理論。時值辛亥光復之後，大都學趕時髦。學生們對這位拖了小辮子的教授不理解。加上他濃重的海寧鄉音，終不受歡迎。其在附庸風雅的愛麗園內，即使是日常事務中，也常被那些遺老遺少和不學無術的假文士們弄得啼笑皆非。例如有回，愛麗園要舉行什麼「祭倉」大典，需鑄造些彝器。彝器的名目、式樣、作用、紋飾等等問題，當然只能請教王國維這樣的國學大師。王國維也不保守，悉心指導繪圖的人繪出圖樣。一個姓鄭的琴師，外面自稱精通古禮樂。拿了圖樣去翻砂作坊裡監造。古樂器不外乎鐘、鼎、敦、鬲、簋、篋等。其中篋的形狀有些像魁星斗而呈矩形左右側是雙耳。打樣者所畫的是俯視、正視及一個側視圖。一幅側視圖上自然只有一個耳朵，另一面對稱的側圖，當不必再繪出。這就交給了鄭琴師。

結果，他監制的篋只有一個耳朵。拿到王國維手裡一看，只好苦笑而已——於此也可使我們想像得出，當年在愛麗園的工作和生活，是如何地不盡人意。

王國維一生不大會應酬客套，原則性很強。如他給人鑒定一件古器物，若說是「靠不住的」——那麼隨你再給他找些話頭，說色澤如何古雅、銅綠如何瑩澈、文字如何與什麼書上近似等等，請他再仔細看一下，他絕不會隨聲附和，仍然還是那句話：「靠不住的。」但也不屑駁難他人。